

紅卷滿山

短篇小说集



目 录

烈火纯钢.....	朱润祥 (1)
年饭.....	叶文玲 (31)
车轮滚滚.....	张复兴 (48)
红花满山.....	马凤超 (60)
墙两边.....	诗 勤 (74)
你追我赶.....	李 青 (100)
梅英嫂.....	赵秀琴 (113)
上“纲”之后.....	樊俊智 (142)
战鼓催春.....	陈 克 (152)
我是一个兵.....	高 琴 (165)
霞云岭上的花朵.....	石大鸿 (189)
“小科学”的故事.....	诗 勤 (202)
“天地管”	周健平 刘秀森 (213)

烈火纯钢

朱润祥

一九七六年八月，天气可真有些反常，要在往年，正是挥汗夺钢的时候，可现在，乌云翻滚，气压很低，讨厌的雨，沥沥拉拉地下个没完没了，使人烦躁，使人气闷。

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后，上级有关部门交给东风钢铁厂一项艰巨的任务：尽快地生产出一批 728 号特殊钢来，支援灾区人民迅速的恢复生产。东风钢铁厂把任务下达给炼钢分厂后，为了加强炼钢分厂的党委班子，坚决完成这项任务，决定把周磊调到炼钢分厂担任党委书记。

—

象一块巨石投到了湖里一样，周磊要来担任党委书记的消息，在炼钢分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震动的涟漪，波及到了每个角落。

要说震动大，莫过于党委副书记常仁了。他是个三十多岁的人，身材虽然高，但个头不大，因为瘦，连他自己也觉得细胳膊细腿的不威风。为了魁梧，做衣服的时候，他让裁缝

把上衣的肩膀垫得又平又宽，把裤子剪得又肥又大，看他那打扮，真象是两根麻杆支撑着一块木板，那细长脖子挑着的瘦脑袋，活脱脱象是削尖了从木板里钻出来的一样。

这天晚上，他弄了几个菜，刚刚打开了啤酒瓶盖，厂党委秘书穆俭急匆匆地跑来，把周磊要来的消息告诉了他。他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不由自主地“啊”出声来。拿啤酒瓶的手不自主地抖动了几下，啤酒的泡沫，象灭火器一样，没头没脑地喷了他俩一身。常仁这才清醒过来，食欲顿时被赶得无影无踪了。他坐到沙发里，两只绿豆眼不停地上下翻动着，……好久、好久，他猛地从沙发上弹起来，对着一筹莫展的穆俭迸出来一个字：“走！”

“干啥去？”穆俭给吓了一跳，吃惊地问。

“干啥去？”常仁狡诈地笑笑：“坚决拥护总厂党委的决定，要大造舆论，大张旗鼓地欢迎周磊来我们这里担任党委书记。”

“欢迎他？”穆俭困惑不解地问：“那我们调整班子的计划，还有你的位置，怎么办？”

“你呀，”常仁瞪了穆俭一眼，似乎觉得他不该再问了：“这有什么？我们的计划周书记也会同意的嘛！至于我嘛，什么工作还不都是干革命？”说完，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出来的奸笑。

“是是！”穆俭恭维地伸出大拇指说道：“常书记真是风格高尚，我马上就去布置。”

“不！”常仁洋洋得意地说：“我要亲自去干！让周书

记看看我的心。哈哈！”

这一夜，炼钢分厂果然给搞得非常热闹：常仁连夜在广播室向全厂播送了“欢迎词”，说“周书记是个劳苦功高的老革命”、“一贯支持造反派的革命领导干部”，说周磊的到来“必定会加强对新干部的培养”等等；穆俭也到处张罗着，把欢迎周磊的花花绿绿的大标语贴得到处都是。天刚黎明，穆俭就亲自把小车开到了厂门口，常仁眉开眼笑地告诉人们：他要亲自去迎接新书记的到来。

这一手也真厉害。本来对周磊到来充满希望的工人，看到这情景，怀疑起来：“周磊和他们是一路货吗？”刚下夜班的二号炉老炉长高连强老师傅，一看到这劲儿，大手一挥，猛地捶在了自己的腿上，生气的“嗨”地长叹了一口气，转身走了。

黎明时，雨停了，但天气仍然阴沉沉的，团团雾气笼罩着大地。周磊背着他那个褪了色的军用挎包，精神抖擞地朝炼钢分厂走来。

他，年纪五十岁左右，身板粗壮结实，穿着已洗得发白的草绿色军装，虽然打了几个补丁，可很干净合体，宽宽的额头，两鬓花白，耳根边一道又深又长的伤疤，记载着他南征北战、出入枪林弹雨的历史，又粗又阔的浓眉下，一双明亮深邃的眼睛里跳动着两支有神的火苗。他边走边思考着：怎样来迎接新的战斗。

两年前，周磊从五七干校回来的时候，焦化分厂是总厂有名的老大难单位，虽然也有一个不小的焦炉，可总厂冶炼

钢铁用的焦炭月月得向外求援。周磊到总厂党委报到，请求分配工作时，总厂党委魏书记望着浑身焕发着蓬勃干劲的周磊，问道：“这问题你是怎样考虑的？”

周磊和魏书记都是五八年在“大跃进”的战鼓声中从部队转业到钢铁战线的老同志。他笑着回答：“老首长啦，我的脾气你还不摸底？还是那句话，党指哪咱打哪！”

魏书记爽朗地笑了，他亲昵地捅了周磊一拳，说：“好，咱厂的情况你了解，有些单位一直上不去。你说说看你自己到哪去合适？”

听说让自己挑，周磊毫不犹豫地：“上焦化去！怎么样？”

“好啊！”魏书记满意地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已写好的介绍信，说：“喏，你看看！”

还有什么话好说？党的信任对一个革命战士来说是多么高的荣誉？周磊接过介绍信，顺手装到挎包里，二话没说，到焦化分厂上班了。

……两年过去了，焦化分厂生产的焦炭不但满足了本厂需要，还支援了外厂。

前天，在炼焦炉上，魏书记找到了正和工人们一起劳动的周磊，对他说：“老周，党委作了决定，要你从这里撤出来，去开辟新战场哩！”

“怎么？”周磊一愣，急忙问：“要调我走？”

“咋了？”魏书记问道：“没思想准备吗？”

周磊没有回答，老实地点了点头。

“没有思想准备可不行！”魏书记收敛了笑容，严肃地说：“过去打仗的时候，咱们随时都在准备奔赴新的战场，现在，尤其是现在，我们的思想也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呀！”

魏书记的话，深沉恳切，周磊感到份量很重，记得五七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猖狂叫喊要“轮流执政”时，上级派周磊到一个大学去领导反右斗争，他就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副师长老魏当时就这样说过他，现在又听到了这话，意味多么深长！

稍停了一会儿，周磊坚定地表示：“我明白了，老首长，还是那句话：党指向哪咱打哪！”

“嗯，”魏书记满意地笑了，说：“这就对了，现在，还得要发扬过去那种革命劲头。”魏书记停了一下，皱着眉头问：“你想想，会让你上哪里去？”

“是不是到炼钢分厂？”周磊想了想回答。

“对！”魏书记点了点头，语气沉重地说：“那里很需要去一名坚强的领导骨干！”

周磊没有说话，他品得出魏书记这话的含义，掂得出这话的重量。他知道：炼钢分厂不但摊子大，人员多，而且阶级斗争极端复杂，特别是领导班子内部，斗争更尖锐，面临的战斗确实是场硬仗啊！

沉默了一会儿，周磊充满信心地说：“有党的领导，有广大革命群众，困难再大也不怕！”

“对，掌握住这两条，再硬的仗也能打赢！”魏书记接着又详细地交待了为地震灾区冶炼 728 号特殊钢的任务。最

后，他紧握着周磊的手，充满感情地说：“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时期，咱们这些党的老干部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来迎接新的战斗，去夺取新的胜利！”

趁办组织手续的机会，周磊又连明搭夜地走访了前两任党委书记和一些老工人，再加上魏书记的介绍，他已对炼钢分厂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好象打仗前必须的侦察一样，周磊对面临的战斗已有了思想准备。

……走着想着，周磊来到了炼钢分厂门口。

此时，正是夜班工人下班，白班工人接班的时候，人们怀着不同的心情在看着常仁他们欢迎新书记的这场戏怎样演下去；也在看着新书记将怎样来对待这样隆重的“欢迎”。

事情就是这样复杂，跨进炼钢分厂的第一步就来了个遭遇战。

周磊先是听见了那刺耳的“欢迎词”，接着又看见了那扎眼的“欢迎标语”和那辆漂亮的小轿车。然而，他更注意到了厂门口四周群众的情绪。他马上警觉到：“哼，想把水搅浑？办不到！”

穆俭一见周磊跨进了厂门，立刻点头哈腰地迎了上去：

“哎呀，周书记，常副书记已把小车派好了，他说马上要亲自接你去哩！”

“不用接我也要来的。”周磊不冷不热地微微一笑：

“我的‘11’号又不是摆出来作样子用的。”

“……”穆俭猛地吃了一个闭门羹，脸象烧熟的虾米一样，涨得通红通红。

周磊看着他那窘迫的样子，故意问：“你是？”

“嘿嘿，”穆俭连忙从窘境中解脱出来，说：“我叫穆俭，是党委秘书，往后还求您多照顾！”

周磊没理他那令人讨厌的话，指着四周的“欢迎标语”，问：“这些都是谁贴的呀？”

“是常副书记指示的，”穆俭决不肯放过这一个献媚的机会：“我们连夜贴出来的。”

“厂里人不会都欢迎我来吧？”周磊问道。

“都欢迎，”穆俭满脸堆笑：“周书记是老革命，又支持造反派，谁不欢迎？”

“不见得！”周磊摇摇头，对穆俭吩咐道：“你马上再去写些大标语，把这欢迎的覆盖掉！”

“这……”穆俭见周磊脸色不对，没敢说别的，小声地问：“写什么标语呢？”

“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决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工业学大庆！抓革命、促生产！就这些吧！”周磊一口气说了这么几条。

“这样写……”穆俭观察着周磊的表情，吞吞吐吐地说：“这样写和当前的形势不相符吧？”

“怎么不相符？”周磊坚定地说：“这几条标语在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都适用！”

“是，是。”穆俭不敢抬头地答应着。

这时，“欢迎词”还在刺耳地广播，周磊紧皱着眉头问穆俭：“谁在广播？”

“是常副书记。”穆俭低声回答着。此时此刻，他也感到这个“欢迎词”实在太扎耳朵了：“我这就去告诉他，让他停止广播。”

“不用了，我自己去吧。”周磊说：“你告诉我广播室在哪就行！”

“笃笃笃”，周磊站在广播室门前，轻轻地敲了几下门。

室内没有人应，喇叭里传出来：“……他一定会坚定地支持我们造反派。”

“叭叭叭”，周磊又用力地敲了几下门。

广播被打断了。“谁？”常仁厉声问道。一面开门，一面满脸怒气地对着周磊吼道：“你长耳朵了吗？”可是当他一眼认出是周磊时，顿时一愣，立刻换了脸色：“呀，是周书记，我正在介绍您呐！”

“我听见了！”周磊走进了广播室，对常仁说：“不过，现在就给我作鉴定，为时有点过早呀！”

“不早，不早……周书记，”常仁有点不知所措了：“我的心……”

“你的心情我是了解的。”周磊一语双关地说：“不过，我这个人倒底怎样，在今后的工作中，广大工人同志会作出评价的。但可以肯定，有些人不会欢迎我，这点我已估计到了。”周磊说完，笑微微地看着常仁：他脸上红一阵，青一阵，非常难看。

正在这时，穆俭满头大汗地从外面闯了进来，“叭”地

一声关掉了扩大器，不知是跑得喘不过气来还是胆怯，看着两位书记，断断续续地埋怨道：“你们谈话，……怎么不……不把这关掉？……弄得全厂……都听见！”

“怎么？”常仁这一惊非同小可，这才想起忘记关扩音器了，十分懊悔地问：“我们的谈话，全厂都听见了？”

“都听见了。”穆俭低声低气地回答。

“周书记！”忽然门外传来一片嘈杂的喊声。话音刚落，一群穿工作服的工人“呼啦啦”地涌进来一屋，大家围着周磊，兴高采烈地说：“周书记，我们盼望着你和我们一道炼钢呐！”

“好，炼钢去！”周磊兴奋地说：“不过，要说炼钢，你们可要带带我这个学徒呵！”

周磊边说边和大家亲切地打着招呼、握着手，工人们簇拥着他，走出了广播室。

原来，周磊和穆俭在厂门口的接触，大家已看在了眼里，喜在了心上，刚才和常仁的对话，又通过广播传遍了全厂，那些本来还有些怀疑的人们，顿时云消雾散，大家咋能不欣喜激动呢？那憋在心里的话哟，早就想找一个知心人拉了，今天终于盼来了呀！

望着周磊和工人们亲亲热热地离去，常仁恨得咬牙切齿：密谋的如意算盘被周磊接了过去，反而把自己打得如此被动。这一着棋，是太笨了呢？还是弄巧成拙了呢？

二

炼钢分厂在东风钢铁厂的几个分厂里面，是一个大厂。这里既没有焦化厂紧张、热烈的劳动场面，也没有焦化厂生动活泼的政治气氛。

在车间门口，两条褪了色的标语上写着“决不给走资派脸上贴金！”“谁为走资派涂脂抹粉就是投降派！”一个年青的工人，把周磊拉到一条标语跟前，指着一行歪歪扭扭的钢笔字，得意地说：“周书记，你看这！”周磊定睛一看，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捅了他一拳：“小鬼你真行！”原来，这行钢笔字写的是：“这是放屁！”小青年连忙解释说：“这可不是我写的，是我的师傅高连强写的。”

用不着多讲什么，一切都是那样的清楚：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是用这些蛊惑人心的口号来干扰和破坏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重要指示，严重地阻碍和挫伤了工人们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可象高连强这样的群众，一直在坚持和他们斗。周磊此时心里更加认识到，要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全厂迅速恢复生产，圆满地完成冶炼 728 号特殊钢的任务，将会有一场多么复杂、严峻，多么惊心动魄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搏斗呵。

“周书记，”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工人师傅语气恳切地说：“我们是工人！有些人不许我们为国家制造财富，白吃国家的，我们心里难过呀！”说着，他眼眶里涌出了泪花。

“谁会耍嘴皮，喊口号就是革命的，埋头苦干的却是投降派，这是啥理？”一位女工气愤地质问着。

“周书记，” 党常委、青年干部雷勇紧攥着拳头，生气地说：“在车间里我和工人们一起劳动，他们却骂我是投降派。老周，现在你来了，你领着我们把这股歪风打回去吧！”小雷大声要求着。

“对，我们心里窝着火，身上憋着劲，周书记，你领着我们干吧！”大家异口同声要求着。

这恳切的话语，这急迫的心情，这充满期望的目光，使得周磊热血沸腾起来，他激动地对大家说：“炼钢分厂是社会主义企业，我们工人是工厂的主人，我们大干社会主义的权利谁也剥夺不了。”接着，他又把冶炼 728 号特殊钢的任务告诉了大家，请大家作好思想准备。说完，他把衣袖一捋，响亮地说道：“来呀，咱们先干起来，怕火烧还炼得出钢来吗？”

工人们巴不得听这么一句话呐！周磊话音刚落，大家都象猛虎下山一样冲向自己的战斗岗位。霎时间，“轰隆隆”机器欢快地运转起来，“呼呼呼”炼钢炉里烈焰升腾起来，周磊端起大铁锹和工人们一起在火浪中冲进钻出，多象当年在战场上打冲锋！

在劳动中，小雷和工人师傅们都告诉周磊，二号炉老炉长高连强是位有二十多年炼钢经验的老炉前工，冶炼 728 号特殊钢如果能让他亲自指挥，成功一定有把握。

可是，不知怎么回事，这两天来，周磊一直见不到高连

强的影子。小雷性急地对周磊说：“高师傅脾气倔得很，我去叫他！”

“不！”周磊想起刚进厂时的情景，阻止住小雷，沉思着说：“还是我自己去做工作。”

这天，又下起了雨，本来就潮湿的地上又积起了水。高师傅一早起来就来到货场。把货场上扔得乱七八糟的铸铁捡了一平车。现在，他正朝堆货棚里拉去。这些铸铁将来都能炼成优质钢呵！不料，车子突然陷进路上的一汪积水里。他用劲拉了两次都没拉出，生气地低声骂道：“哼，败家子，多平坦的路现在给弄得坑坑洼洼的。”

高师傅正在又气又急的时候，突然从旁边路沟里冲出来一个满身泥水的人来，对高师傅说：“来，再来一次。”说罢，用肩膀顶着车帮，双手推着车轮，“嗨”地一声吆喝，那陷在水里的车轮一下升高了许多。高师傅一用劲，平车就顺顺当当地被拉了出来。他感激地回过头来，朝推车的人刚道了一个“谢”字，就被推车的人生气地打断了：“去去，谢什么？咱俩一个目标，都是为了钢铁元帅升帐，自家人客气啥？”

高师傅听说，把车子停下来，很有意思地问：“你这个人真怪，谢谢有什么不可以？”

推车的人笑了笑，很认真地说：“一家人嘛，还能说两家话！你一说谢不要紧，可就把我从你身边推走喽！这我能同意了？”

高师傅一听这话说得不寻常，一下子心里觉得热乎乎

的。他回过头来，仔细地打量着推车的人，只见他穿着一件劳保雨衣，满身都是泥水，路边还放着一把大铁锹。可能是在疏挖路沟的吧。

这时，推车的人正看着高师傅微笑呢，和蔼可亲地问：“怎么？不认识我？我可知道你，你是二号炉老炉长高连强师傅，对吧？”

高师傅一愣，定睛再看，原来推车的人就是新来的党委书记——周磊，不由得脱口而出：“噢，你是周……”

推车的人爽朗地大笑了起来：“我叫周磊，怎么，你还要躲着我吗？哈哈！”

高师傅又重新把周磊观察了一番，又看看周磊手中的大铁锹和那汪正缓缓地向路沟里流去的积水，疑惑地问：“看样子你不象是他们的人，可他们为什么那样破格地欢迎你呢？”

周磊摇着头，意味深长地说：“把水搅浑了是为了好摸鱼，把阵线搞乱了是为了迷惑人。高师傅，你是个好炉前工，一眼就能分出钢水和钢渣来，可你却没有看出有些人在面前摆迷魂阵啊！”

高师傅似乎有点醒悟了：“噢，你是说他们那样欢迎你是在搞离间计。嗨，我上当了！”他懊恼地捶了自己一拳：“周书记，我……”

周磊连忙上前握住高师傅的手，雨地里，两个人并肩地站着，两颗心跳在了一起。

沉默了一会儿，高师傅手扶着平车，望望前面长期失

修、已经坑坑洼洼的道路，愤愤地说：“唉，原来是多么平坦的道路，这一阵子让这帮败家子们给搅得不象个样子了。”

周磊接了上去，气愤地说：“这笔帐是要算的。不过，你要知道，铺路的时候需要披荆斩棘；路成以后，也还需要经常维修啊，不然的话，路上就会坑坑洼洼，出现绊脚石啊！”

高师傅的火气上来了。他深有感触地说：“前一阵子，他们说我‘只知道埋头拉车，不知道抬头看路’，真是混账话。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根本就没有拉过车。拉车的人，谁不看路啊！我就看见了，这条路上的绊脚石，这些坑坑洼洼就都是他们搞的。”

周磊扬了扬手中的铁锹，寓意深长地说：“光看清了还不行啊，还得要主动维修呀！有了坑坑洼洼咱就把它填平；有了绊脚石咱就把它踢开！没有这种精神，我们就前进不了！”

高师傅思忖了一下，明白了过来，说：“你是说，咱要和他们斗！……”他猛地攥紧了拳头。

“对！”周磊也把攥紧的拳头挥了一下：“不斗，就不能前进！”

高师傅听完，信心陡增，他急切地问周磊：“老周，下一步咱们怎么干？”

周磊笑了笑，胸有成竹地说：“我想，咱们要把广大工人们团结起来，首先揭露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行，尽快地把生产恢复起来，完成冶炼支

援地震灾区的 728 号特殊钢的任务。高师傅，你看行不？”

高师傅一听来了劲儿，性急地说：“行，我这就去找几个人研究冶炼 728 号特殊钢的事。”

周磊亲切地笑了。

迎着阵阵急雨，周磊抢先拉起车子，高连强在后面推着，信心十足地向前走去。

三

有那么一些人，尽管你和他接触的时间很短，却能对他有很深的了解，因为他肝胆照人，表里如一，晶莹透亮。可也有那么一些人，你和他相处很长时间，对他印象仍很模糊，因为他忽左忽右，忽东忽西，心里想的，嘴里说的，手里干的，怎么也对不上号。

出乎意外，炼钢分厂“‘抓革命、促生产’迅速冶炼 728 号特殊钢”的方案，在党委会上异常顺利地通过了。讨论这个方案时，常仁左说这个方案及时必要，右说这个方案扎实周到。虽然他的口才并不那样流利，但说这番话时，也真能称得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了。

很快，总厂党委就批准了这个方案，炼钢分厂的整个形势象一把火点燃了遍地的干柴一样，热气腾腾，火红旺盛。

这天，周磊正在二号炉干得起劲，雷勇跑来对他说：“老周，常仁接了一个电话，说总厂布置要召开批判‘大毒草’《关于加快发展工业的若干问题》的誓师大会，要我们